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The morpho-syntax of aspect in Xiāng Chinese

Lu, M.

Citation
Lu, M. (2017, September 28). *The morpho-syntax of aspect in Xiāng Chinese*. LOT, Utrecht.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57993

Version:	Not Applicable (or Unknown)
License:	Licence agreement concerning inclusion of doctoral thesis in the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eiden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57993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Cover Page

Universiteit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Repository

The handle http://hdl.handle.net/1887/57993 holds various files of this Leide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Author: Lu, M.
Title: The morpho-syntax of aspect in Xiāng Chinese
Issue Date: 2017-09-28

Summary in Chinese/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调查湘方言变体（具体说长沙方言）体貌的形态和句法特征。前者是汉语十大方言（普通话、赣、湘、吴、粤、客家、闽、平话以及徽语）。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对湘语长沙话的体貌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分析。我们的研究立足于外部体和内部体的一般理论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目的在于对这些理论做出贡献。

过去关于湘方言体研究的文献大多关注湘语和汉语之间的比较，而不太关注湘语本身或者从更广阔的视角去考察湘语体特征。以体貌意义的表达为例。湘方言广泛出现的同一个体标记被用来表示一种以上的意义，或者一个以上的体标记用来表示同一种体貌意义这样的现象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的研究目的在于对长沙方言（更广泛意义上而言，湘方言）的体貌系统中这种特质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进而对整个湘语体貌系统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本研究中，我们主要关于两个体标记词 ta^{21} 和 ka^{41}，分别记作“哒”和“咖”的用法。“哒”能用来表示两种不同的体意义：完成体和非完成体；“咖”常被认为是一个完成体标记，但大多时候常常需要和“哒”搭配使用，否则会引起不合语法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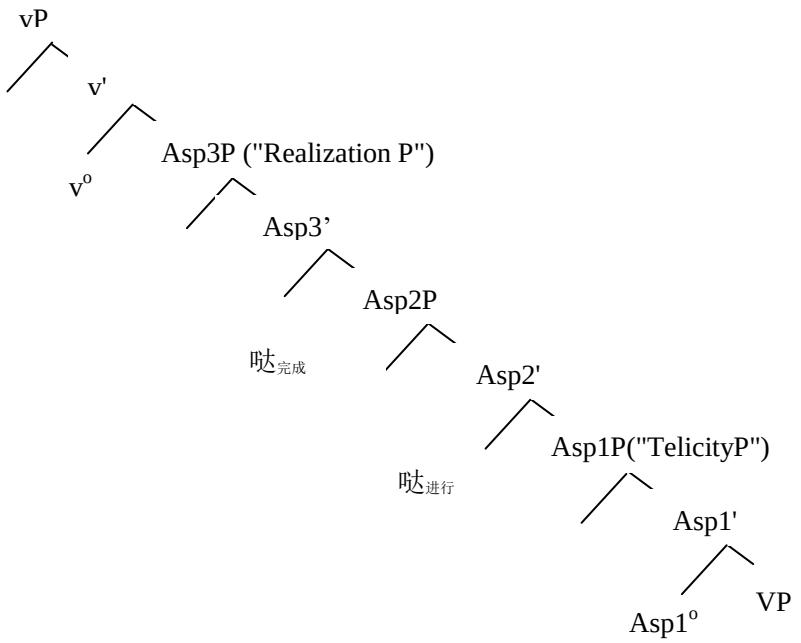
根据这些观察，我们在本研究中提出下面这些问题：

i)“哒”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分布如何解释？
ii) 我们如何解释湘方言，或者说长沙方言中，同一个体标记能够用来表示不同的体意义的现象？
iii) 我们如何解释“咖”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分布？

研究中，我们首先对“哒”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分布进行分析。与传统方法不同，我们指出有两个体标记，共享同一个形式。我们将其区分为“哒$_{完成体}$”和“哒$_{进行体}$”，前者是一个完成体标记，后者是一个进行体标记。然后，我们分析指出“哒$_{完成体}$”和“哒$_{进行体}$”的区别在于表示完成体意义的“哒”句法位置高于表示进行体意义的“哒”，并由此解释，“哒”在哪些情况下表示完成体意义，在哪些情况下，“哒”表示进行体意义。“哒$_{完成体}$” 位于内部体位置，但是在外部体位置获得语义解释；“哒$_{进行体}$”同样位于内部体位置，不过，低于“哒$_{完成体}$”。分析过程中，我们主要借用 Sybesma’s (2017)关于汉语体貌系统的理论，后者认为汉语

内部体是一个三层次的结构。我们指出，这一点上，长沙方言与汉语是一致的。根据 Sybesma’s (2017) 汉语体貌内部体结构表示如（1）。

(1)



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同时也借用 Tsai (2008)的一些看法，认为， i) 事件变量需要在句法上获得允准。ii) 句法意义上的时制锚定是允准事件变量的方式之一。英语的时制具有显性的形态标记，其本身很“强”，可以允准事件变量；而汉语普通话里，没有显性的时制标记，相对来说，其时制比较“弱”，不能用来充当有效允准语，因此汉语时制需要其他方式来得到允准。

在上述这些理论基础上，我们提出，“哒完成体”尽管没有处于外部体位置，但是与外部体之间关系密切， 事实上它在外部体上获得语义解释，因此它能够用来加强时制，以便后者能够允准事件变量。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哒完成体”能够独立使用，而不需要其他成分搭配。这一点上，“哒进行体”与“哒完成体”不同。“哒进行体”的句法位置比“哒完成体”低。由于其离外部体太远，中间受到完成体的阻挡，因此不能用来“加强”时制，以便事件论元获得允准（或

者用 Tsai（2008）的话来说，无法得到“拼读”）。值得说明的是，即使内部体中最高位置上的中心语没有被填充（或者说投射），这个位置依然存在。为了使句子合法，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成分来帮助时制完成允准事件变量的工作。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哒$_{进行体}$”不能与“哒$_{完成体}$”一样独立使用，而总是需要其他成分搭配使用。Tsai (2008) 所提到情态动词、否定动词、体标记词、并列事件、从属事件等所有这些用来帮助句子实现时制锚定的方法在长沙方言都同样有效，也正是这些成分的出现，长沙方言中“哒$_{进行体}$”才能实现其进行体标记功能。具体例句见（2）.

（2） a. 他冇看哒电视。他没在看电视。
b. 他看哒电视。 他看了电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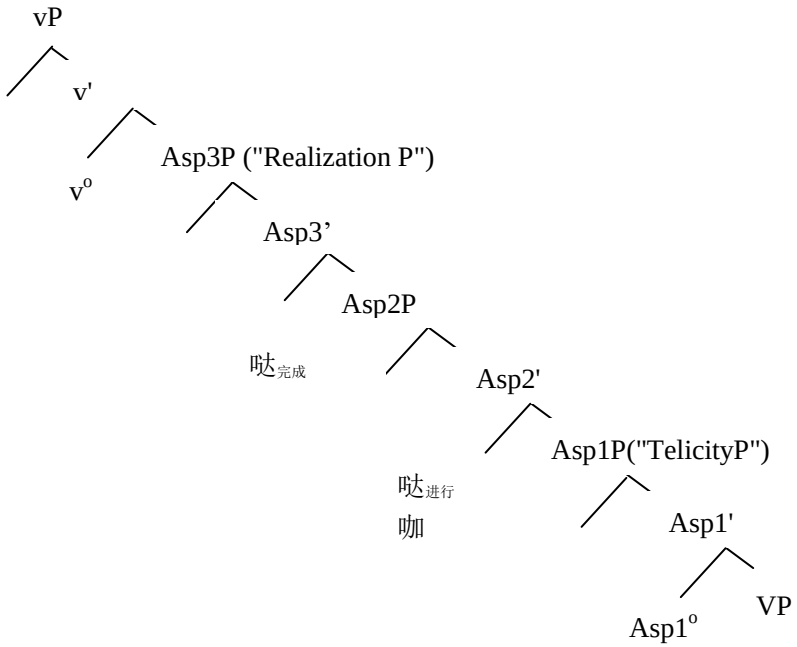
“哒”在（2a）里只能表示进行体语义。而在(2b) 里，句子中没有出现否定副词，句子不能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意义。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如果我们一律将“哒”看作是一个完成体标记，（2a）的语义特征很难解释。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含否定副词的结构里，一个完成体标记必须产生进行体意义（并且从汉语来看，我们更不清楚为什么完成体标记能够出现在这个句子中，因为一般情况下完成体与否定副词呈互补分布。）现在我们将“哒$_{进行体}$”和“哒$_{完成体}$”区分开来，（2a）中的观察也就完全能得到合理解释。具体说，该句子中“哒”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成体标记，而是一个进行体标记。否定标记“冇”能够允准事件论元（Tsai 2008:681）。

除了提出“哒$_{进行体}$”可以用作进行体标记，位于内部体位置之外，我们认为长沙方言外部体中，还存在另一个进行体标记：“在咯”，后者位于动词前位置。这也就是说，湘方言中存在两个进行体标记，一个是“哒$_{进行体}$”，另一个是动词前“在咯”。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句法和语义差异。“在咯”位于外部体位置；而“哒$_{进行体}$”位于内部体位置。“在咯”着重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而“哒$_{进行体}$”同时关注进行意义和持续意义。另外，与“在咯”不同，“哒$_{进行体}$”总是需要其他成分搭配使用。

前面已经提到，在先前文献中，“咖”也被当作一个完成体标记。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咖”不应该看作是一个完成体标记。主要原因是，“咖”的句法分布与“哒”相比更为复杂。例如，“咖”一般出现在终结点事件中。本研究中，我们提出，“咖”用来“加倍”（Double）终结点意义，使终结点意义明确、具体（Definitive）。鉴于“咖”的这个作用，我们没有将“咖”看作是一个完成体标记，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内部体标记。在 Sybesma (2017)

基础上， 我们提出“咖”位于内部体结构上 Asp2^{0}（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阶段体”）位置。（1）重复如（3），不同的是，（3）里增加了“咖”。

(3)



在这个结构图上，内部体有三个层次：Asp1P 表示终结点意义，Asp3P 表示一个事件是否已经实现。Asp2P 的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其具体意义取决于该位置是否被填充。如果被填充，那么 Asp2P 表示 Asp1 里的中心语所表示的终结点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句法操作。否则，则可以。但是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同时指出，这一点上，长沙方言与汉语不同。在长沙方言中 Asp2P 的作用不仅取决于是否被填充，而且还取决于填充的具体成分。这个位置上所填充的成分可以用来阻挡进一步的句法操作，也可以是用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的成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成分在长沙方言中都有显性词汇表示。其中，“咖”用来阻挡进一步的句法操作；与其相反，“哒$_{进行体}$”则用来表示所描述的动作正在进行。“咖”与“哒$_{进行体}$”句法位置相同，二者从来不同时出现（见（3））。

“咖” 用来“加倍”（Double）终结点意义，确保其上层中心语里的终结点不能在进行句法操作的这种用法可以通过（4）进行说明。

（4） a. 他吃 （咖）哒三只苹果。
b. 他把三只苹果吃*（咖）哒。
c. 这次比赛他输/赢*（咖）哒。

“咖”在（4a）里是具有可选性。而在（4b）和（4c）中则必须出现。我们必须解释（4a）与（4b）和（4c）中“咖”的用法。说明为什么“咖”在（4a）这样带有数量宾语的实现体事件中具有可选性，而在（4b）和（4c）中具有强制性。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实质主要与这些结构特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果补语句和带有数量宾语的实现体动词所表示的句子中，事件的终结点是组合性的。而在达成体里，终结点意义却是内含的。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许多其他语言包括普通话和长沙话中，带有数量宾语的实现体动词所表示的句子或结果补语句子可以表示为进行体 （见（5）），而达成体动词表示的句子却不能。这些事件中的终结点不能被剥离 （Be stripped off）。相对于终结点无法被剥离的句子，“咖”具有强制性。

（5） a. 他在咯熨衣服。
b. 他在咯发动他的汽车。

至于“把”字句，我们认为可以这样解释，尽管这种句式中的终结点意义与达成体动词中固有的终结点意义不一样，但是这种句式的结构本身使然：没有终结点，就没有“把”字结构。与达成体动词一样，但与非“把”字结构不同，“把”字结构与进行体不能兼容。其终结点不能被剥离。这些情形里，“咖”的使用具有强制性。在所有其他情形里，尽管含有终结点意义，但如果能被抽离，“咖”也就具有可选性。

研究最后，我们还指出，大体上来说，湘语长沙方言中内部体里的三个位置在词汇上都具有显性词汇表现。“哒$_{完成体}$”位于 Asp3^{o} 位置；“咖”和“哒$_{进行体}$”位于 Asp2^{o} 位置；表示结果意义的词汇可能位于 Asp3^{o} 位置。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对湘语长沙方言的体貌特征进行了描写和分析；而且更广泛意义上来说，本研究为认为内部体在体貌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分析提供了支持。并且，本研究还强调：汉语不都是一样的。尽管

基本的结构一样，但是同一结构上，不同位置上的句法实现方式并不相同。例如，普通话和湘语长沙方言中，表示“阶段完成”的成分必须在 $Asp2^{o}$ 上，但是普通话里没有湘语中的“咖”。而且湘语中有既表示完成体意义又表示进行/持续意义的“哒”，普通话却分别使用“了”和“着”这两个不同的标记。